



人民日報評論員：傳承和弘揚偉大抗戰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播發人民日報9月5日評論員文章，題為《傳承和弘揚偉大抗戰精神——論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上重要講話》。

9月3日上午的天安門廣場，激情燃燒，精神昂揚。「傳承和弘揚偉大抗戰精神，踔厲奮發、勇毅前行，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而團結奮鬥！」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鼓舞人心，催人奮進。

文章指出，在那場艱苦卓絕的偉大戰爭中，中國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偉大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跨越時空、歷久彌

新。

從苦難走向輝煌，從偉大勝利走向偉大復興，傳承和弘揚偉大抗戰精神，中國人民就有了戰勝一切風險挑戰的強大精神動力。

今天，神州大地欣欣向榮。當盛大閱兵儀式氣勢如虹，當雄壯的國歌旋律響起，當抗戰老兵感慨「看到國家這麼強大，當年的苦沒白吃」……人們真切感受到，傳承和弘揚偉大抗戰精神，不僅是中國日新月異的重要密碼，更是在新征程上創造新的歷史偉業的力量源泉。

新時代以來的這些年，極不尋常、極不平凡。穩經濟、促發展，戰貧困、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災，應變局、化危機……靠什麼戰勝難關險阻？靠什麼闖過激流險灘？靠的就是億萬人民敢於鬥爭、善於創造的氣概神。

打贏脫貧攻堅戰，「我是一名共產黨員，帶

領群眾拔窮根我義不容辭」見證初心；勇攀世界科技高峰，「越是難走的路，越想走一走」詮釋志氣；應對遏制打壓，「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彰顯定力……

文章強調，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攻克了一個個看似不可攻克的難關險阻，創造了一個個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間奇跡，精神面貌更加奮發昂揚，煥發出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正信心百倍書寫新的偉大歷史。

通過頑強鬥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

中國式現代化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同時我們深刻認識到，康莊大道並不等於一馬平川。「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戰略機遇和

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我們面臨的各種鬥爭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將伴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過程，必須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走到艱難險阻的境界，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夠衝過去的。」在新征程上傳承和弘揚偉大抗戰精神，就要保持戰略定力，增強必勝信心，直面矛盾問題不回避，剷除頑瘡痼疾不含糊，應對風險挑戰不退縮，以一往無前的膽魄和勇氣，通過頑強鬥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

回望來路，烽火硝煙鍛造民族脊梁；眺望前方，精神之光照亮復興之路。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把偉大抗戰精神化作奮進的動力、團結的力量、開關未來的信念，我們定能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抗聯英雄范德林一生歷經多個崗位 從未離開報國一線 單衣薄褲跋涉雪原「調虎離山」智鬥日寇



1931年9月21日，「九一八」事變後第三天，東北救國軍招兵處迎來一位16歲少年。因賴以維繫生計的木幫解散，國破家亡之時他更無處容身，毅然投身抗日。自此，他同楊靖宇浴血抗敵，與金日成並肩作戰，在零下四十度的極寒雪原踏出足跡，無悔投入到東北抗日聯軍艱苦卓絕的鬥爭中。他就是在1932年春至1940年冬堅持在東滿、南滿地區與日寇頑強鬥爭的抗聯英雄范德林。如今，在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的「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戰士」照片牆上，范德林的名字和事跡與周保中、李兆麟、馮仲雲、王效明等抗聯將領以及更多的無名戰士們陳列在一起，無聲講述着打響十四年抗戰的英雄故事。

●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于琳琳、實習記者 何思慢 遼寧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何思慢 攝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東北抗日聯軍，14年來在東北的抗日鬥爭，就其殘酷與艱苦的程度，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這是曾任新華社社長穆青採寫的《東北抗日聯軍鬥爭史略》中的開篇文字。如今，戰爭硝煙散盡，人們依然能從抗聯英雄的後人那裏還原出那段艱苦卓絕的鬥爭歲月。范德林的兒子范力剛就時常記起父親的講述，「小時候，父親就跟我們說過，每到冬天，糧食基本上就以草根樹皮為主，雪融化後就當水喝。」范德林在艱苦的生存條件下，用捨棄生死的戰鬥贏得一次次戰功。

與楊靖宇配合 撒雪掩蓋足印

最艱難的一次戰鬥，是1938年的冬季。范力剛還記得父親在自傳中描述的那種刺骨的寒冷——「白雪覆蓋着東滿綿綿的山巒……在茫茫的東滿（今吉林東部延邊一帶，筆者註）山區，迎着刺骨的寒風……」此時，東北抗聯第二軍的戰士們在經歷了東滿山區的一場慘烈惡戰後，個個疲憊不堪，急需休整以恢復體力。范力剛回憶起父親講述的與楊靖宇並肩作戰的細節，「在這個關鍵時刻，楊靖宇司令員讓我父親在連隊裏挑選12名戰士，去把大部隊走的腳印全部給掃掉，另外踏出一個部隊，把日本鬼子引走，讓大部隊有充分的休息時間。」

在凜冽刺骨的寒風中，時任連長的范德林帶領12名英勇的抗聯戰士，踏上了危機四伏的雪原。范德林曾在口述自傳文章中這樣回憶：「其他人開始從遠處一個跟一個的腳印，把雪從前方背來，從頭頂上往下倒，慢慢往後退着走。雪花像自然降落的一樣，把進山的路一寸寸地封閉起來。足足幹到天黑，埋出來多遠也不好估計，反正是翻了兩條溝一個嶺。一個個手都凍得麻木了，我叫同志們把背雪用的衣服再穿上，開始往東南走，趟出來的腳印和大部隊走的相仿。」零下數十度的酷寒裏，范德林與戰士們僅身著單衣薄褲。「那時候供給很差，楊靖宇將軍和我父親都沒有棉褲穿，

西北風一颳，褲腳都敞開了。」范力剛沉重地說，父親在世時很少談及這些，後來查閱資料時他才還原出那個冬天，父親沒有棉衣棉褲，全靠「地窖子」（半地下的穴式房屋，抗聯時的密營，筆者註）取暖，「硬生生挺過來的。」范力剛對抗聯將士充滿敬意。

「後來他們碰到了一條未凍的河，兩邊都結冰了，但中間的冰沒有封死，順着河流轉移，過了幾天才找到大部隊。」范德林率隊在冰河中艱難跋涉，每一步都是剝骨劇痛，最後終於引開日軍追兵，和大部隊重新匯合。這場以命相搏的「調虎離山」，為大部隊贏得了寶貴的休整之機。

背傷員持槍衝鋒 首戰獲嘉獎

儘管父親在1972年57歲時早逝，范力剛對父親曾講述過的那些抗聯故事卻始終記憶猶新。「我記得父親剛加入部隊參加戰鬥就獲得了嘉獎，大家都說他膽識過人。」1931年，范德林加入部隊不久便參與了一場戰鬥，首次參戰就獲得全連通報嘉獎。「那時父親剛剛加入救國軍，還不會打仗，主要任務就是從戰場上抬傷員。結果我父親背下來兩個傷員以後，又拿了傷員的武器跟着衝鋒，這一衝鋒，仗打完了，就得到全連通報嘉獎：作戰勇敢，沒有子彈，背着兩個傷員，還拿着傷員武器跟日偽打。」

父親一路走來的重要經歷，都讓范力剛心懷敬佩。「1945年，我父親只帶了10個人，就走進了偽滿洲國警察廳，作為蘇軍代表接管長春。」三大戰役結束，東北解放後，范德林又成為了東北空軍的第一批建設者。

抗美援朝期間，范德林負責後勤保障，雖未直接上前線，卻日夜輾轉於物資調度之間。范德林一生歷經多個崗位，卻從未離開報國一線。在兒子眼中，父親那代人對「奉獻」的理解格外純粹——「從小父母就講這些故事，希望我們下一代傳承革命歷史，繼承先輩的革命意志，為祖國建設貢獻力量，把國家建設得更偉大、更富強。」話語雖樸素，卻映照出一代人在和平年代依舊熾熱的報國心。



▲解放戰爭時期，范德林（右一）在黑龍江省警衛團當團長。

►1945年日本投降後，范德林（前排左二）與老戰友在吉林省合影的相片。



話你知

1939年冬以後，東北地區的抗日鬥爭進入了最艱苦的時期，為保存「抗日火種」，東北抗聯進行了戰略轉移，除留下少數人在白山黑水間繼續戰鬥外，其餘大部分陸續撤退到蘇聯遠東地區。1942年8月，撤入蘇聯的隊伍編成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

在蘇聯境內整訓的3年多時間裏，教導旅一邊加強軍事訓練，一邊陸續派出小部隊返回東北，主要任務是偵察敵人軍事設施、兵力配置等情況，並尋找機會破壞敵人交通、尋找抗聯失散部隊、對群眾進行抗日救國宣傳等。

194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處在全面勝利的前夜。當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遠東蘇聯兵分三路，同時向日本關東軍發起了進攻。8月9日，蘇聯

空軍在抗聯教導旅偵察員電訊信號引導下，準確摧垮了日本關東軍軍事目標，日本關東軍經營10多年的東北防線頃刻瓦解。

分配到蘇軍中擔任嚮導的抗聯戰士，憑藉着對地理情況的熟悉，指引蘇軍戰士乘坐水陸兩用軍車快速挺進。由於身處進兵的最前沿，很多戰士犧牲在了勝利的前夜。與此同時，原在東北各地堅持游擊戰爭和執行偵察任務的部隊，以及抗聯地下工作人員，在蘇聯對日宣戰後，積極號召群眾、組織部隊，收繳潰散日軍的武器裝備，配合蘇軍作戰。在東北抗聯的配合下，戰鬥僅僅進行一個星期，日本關東軍部隊就被徹底打垮，十幾萬偽軍被解除武裝。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特稿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全國抗日戰爭展覽中，一塊衣襟無聲訴說着滄桑往事。這塊泛黃的布片浸染着歷史的重量，其上斑駁的血跡與細密的針腳，至今清晰鐫刻着中朝軍民在烽火歲月中的魚水深情。范力剛每每提及軍博展櫃裏的這件文物，總是難掩激動：「軍博的抗日館裏有一大卷衣襟的布料，這是1933年抗聯排長范德林受傷期間，朝鮮族婦女為了他包紮傷口撕下來的衣襟。」這塊布片，既凝固着中朝軍民的生死情誼，也串聯起范德林三次浴血的記憶。

「我父親負過三次傷。」范力剛緩緩道來，語氣中帶着深深的敬意，「最重的是37年那次傷，腦袋裏嵌着七塊彈片。父親的頭一到陰天就疼得厲害，」他停頓了一下，回憶道，「另外一處是34年的事，小肚子被子彈打穿了，傷口很深，血流如注。」還有一次獨特的受傷經歷，范德林常對家人笑談。「洗澡的時候，我問父親肚皮上那道長長的擦傷

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

是怎麼回事，」范力剛模仿着當時的場景，聲音裏帶着笑意，「他說那時候條件艱苦，連皮帶都沒有，就用草繩紮着褲子。站起來準備拿槍衝鋒，啪的一聲，一個榴彈飛過來，直接把草繩打折了。草繩燒得滾燙，燙得他肚皮起泡，父親笑着說，他提着褲子往前衝，繩子斷了還燙傷了，那副模樣實在狼狽。」范德林的樂觀與堅韌如星火燎原，感染着每個並肩的戰友。

每一處傷疤，都是刻在身體上的勳章，見證着范德林在烽火歲月裏的勇敢和犧牲。范力剛的聲音低沉下來，帶着一絲自豪，「這些傷痕不只屬於他一個人，它們像勳章一樣閃耀，提醒我們銘記那段艱難的歷史，保護父親用生命守護的家園。」

一塊染血布料 訴說中朝軍民生死情誼

范力剛模仿着當時的場景，聲音裏帶着笑意，「他說那時候條件艱苦，連皮帶都沒有，就用草繩紮着褲子。站起來準備拿槍衝鋒，啪的一聲，一個榴彈飛過來，直接把草繩打折了。草繩燒得滾燙，燙得他肚皮起泡，父親笑着說，他提着褲子往前衝，繩子斷了還燙傷了，那副模樣實在狼狽。」范德林的樂觀與堅韌如星火燎原，感染着每個並肩的戰友。

每一處傷疤，都是刻在身體上的勳章，見證着范德林在烽火歲月裏的勇敢和犧牲。范力剛的聲音低沉下來，帶着一絲自豪，「這些傷痕不只屬於他一個人，它們像勳章一樣閃耀，提醒我們銘記那段艱難的歷史，保護父親用生命守護的家園。」